

學 滙

日九十二月十年二十二百九千一

克魯泡特金學說之特點

師復譯

克氏無政府學說之特點何在？即本科學方式以爲論據是也。近世所稱爲大主義大發明者；其立說必準據事實，用歸納法的科學方式，而不復探昔日之獨斷的演繹法。克氏之無政府主義，亦依據此大例者也。彼以爲社會者；原由各個人之一切能力一切所有一切目的所造成。故不可不依各個人之自由團結而組織之。故所謂社會者，必由各個人行「互助」之大義，爲自由一致之團結然後可；此克氏之社會觀也。所謂「互助」之大義，即克氏社會論之骨髓彼所謂爲互助之感情者，凡天眞固止習習有之；而高等動物爲尤著；此感情即所以爲宇宙間道德的秩序之根本感情也。即倫理學家所謂愛他之感情也。在蒲魯東謂之正義，在康德謂之博愛，在司梯爾謂之完全的個人，其名稱不同，而其指歸則無大異。人苟無此感情，則人人皆利己偏私，共同生活之自由社會，決無由成立。自蒲魯東以來，無政府主義諸大家，對於此點，均不過於理論上說其所當然；而此種感情所以能發達之故，未嘗論及也。

克氏於此，乃純用科學的方式以證明之。與蒲魯東、巴枯寧之獨斷的論據，大異其趣。克氏蓋力避演繹論之謬誤而取歸納法也。互助之感情，凡屬動物，幾無不具之。克氏欲發現此種證據，乃先於動物界研究其生活之狀態，蒐集事實，以證明此感情爲動物界所通有。然後因此以論斷宇宙之大法，顧一切動物之道德，咸下於人類；則人類之互助感情，自然當比一切動物爲較優。然事實上此感情表現於人間者，往往不若動物界之顯著。動物界無所謂國家與政府之一切強權的組織體，（即無政府也）而彼之經營團體的生活，反能藉互助之感情以維持之。然則人類互助之感情苟能發達，則國家與政府，自然歸于無用，而自由社會，自由團體，必可實現矣！以上克氏之互助論也。欲知動物界皆有互助感情之證據，及人類互助之真理，當讀克氏原著「互助一書」至此種感情在全日人類中尙未圓滿發達之故；克氏以爲實由現社會之惡制度有以妨害之。故非先改革現社會之組織不可，改革現社會之組織，其要件有三；

（一）廢除財產私有制度，恢復勞力家之自由；實行共同生產之組織。凡所生產之物，社會一般人都能自由使用之。

（二）廢政府之組織，唯奉互助的精神，爲自由的組織，以供給各個之要

(三)舊社會所據以成立之一切習慣，義務，制度……一律廢絕。宗教的道德，亦澈底廢除之。

總而言之：即以互助之感情為根本，以圖社會之改革；廢私產制度，除勞動者不平之痛苦。凡社會之人，皆共同從事於生產事業。各個人之需要，以互助之精神供給而滿足之。而從來舊社會之一切習慣，義務，制度，及因陋成俗之宗教的道德一律排去之！如是政府去，法律廢，吾人自能經營和平自由之生活矣！

尚有當解釋者：克魯泡特金與蒲魯東皆主張廢私產，惟蒲氏以為一切財產，無論何人，不能領有之。可梯爾反其說曰：「萬物皆我所有」而克氏則以為一切財產生產，不應為各個人所有；惟當為社會全體之人所共有，由是可得三者的分別如下：

(一)凡物不得為某人所有(蒲魯東)

(二)凡物皆我所有(可梯爾)

(三)凡物皆社會全體所公有(克魯泡特金)

蒲氏以為凡物不當為某人所有，故集而置之，人人皆得取用。可以為凡物皆我所有，自然無私於我之心，而各人可以自由取用。克氏以為凡物為全體所共有，故當共同使用之。此即集產無政府主義，個人無政府主義，及共產無政府主義，種種論據之異點也。(完)

罪惡的花園

胡傾白

流水依隨樹根邊，

纏帶着小小的聲音，

從浮飄的淺草身上，

歌咏着笛兒；

歌悲哀的人生。

啄已死的靈魂，
悽婉噴噴——打我的花徑經過。
雖然不願意總識，

但不能不須識，灌溉我培養的花園。

☆ ☆

春天是她哭得最傷心的時候，
她傾吐出鹹苦辛酸的言詞，盡情暴露，
她的淚乾了，顯出紅血圈兒無數；

由這裡我見了我罪惡的痕跡，假來是我所經的舊路！

☆ ☆

她愛我，她純全無疵的愛我，
她為了我，已將流到大海的水，轉回頭來圍繞我的花園。

春天是最歡樂的日子，可說是沒有悲哀的餘地；
她為了我，已將最歡樂的日子，猛力犧牲，所以她目淚濺濺，
不自禁。

☆ ☆

我負了如山的罪過；有死無生的徒刑，
上帝視我為仇敵，聖徒視我為魔精；
無法能贖回，無力能減輕！

可是啊！她私下與我結好，那願人們底是非，她暗地裡流了許多
眼淚，使淚灌溉我底花，
若到花乾時，她又揩乾面上淚痕，
安撫我悲哀的人生，
慰藉我過去的靈魂。

☆ ☆

好呀！依隨柳樹根邊的流水！
好好地歌咏你的笛兒！
讓我聽聽所編改過的聲音，
培養我將來花園。

一九二二，七，九。

夕陽

雅風

夕陽西斜，
空中一團一團的白雲，
都染作紅色了；
西向的窗上，
照耀着好像鄰近起火似的，
紅霞已經脫色了，
漸漸的變成紫色，青色，灰色；
蕩蕩的往山下跑，
突突的被微風雨，
完了！

今天已經過去了！
太陽的腿是不會反的，
太陽的頭是不會轉的，
任你怎樣哀求和勸告，
他是決不理會你的，
平平淡淡，奄奄無氣的劇閉幕，
自問，實在對不起這華麗宏大的舞台，
和那優美精緻的陳設，

專 匯

我雖然不用人捧，
不怕人毀，
但終覺着盡不了我之所能，是不對的。

往者已矣，
來者可追，
明天開幕後，
總應當竭力的演！
盡心的唱！

而拉杜斯特拉這樣說

(續)
尼采著
梅譯

三·背世的人別(別世界人)

從前而拉杜斯特拉，也曾像一切「別世的人們」，置其思於人外。
那時自己看這世界似是苦惱上帝的工作。

那時自己看世界似是一個上席底夢！和斷片，在一個確乎不滿足
的人底眼前有如花霧，

善和惡喜和憂，並且我和你！我看他們在創造的眼前有如花霧，
這創造者，要去看離開自己的看！所以創造這世界，

狂喜是因爲受苦者聽見離開他底苦惱，並忘了自己，從前我看這
世界，好似狂喜和自忘，

這樣地，從前我也像一切「別世界人」置思於人外，真個於人外麼
？

啊！弟兄們，我創造那個上帝，曾是人類工作，和人類狂妄好像
那一切神囉！

他是一個人，並且僅是個人和我底可憐片段，從我自己底灰燼
中出來，再重複於我就是這幻像，真的，從外邊他不得到我這裏來囉

三

！
我底弟兄們，這是甚麼事？我超過我自己，這受苦人，我帶我自己底灰燼到山上；從我自身發輝出更明的火燄，誰呵！於是乎這幻像便拋却我了！

爲深信這些幻像，現在正是苦痛，此事對我已漸癒了；現在却使我受苦並屈服，我是這樣說給「別世界人們」聽。

那是受苦並無力！便是創造一切「別世界」；這短時的幸福狂魔，備成了這最大的苦痛經驗。

疲倦的，是想一躍拚死命一躍而得，最後；一種可憐的無知疲倦，更無意再想別的；創造一切神和「別世界」，

請相信我，我底弟兄們呵！那是具體的失望呵！用迷魂的手指去暗抹那最淺約牆壁，

請相信我，我底弟兄們呵！那是大地底失望的全體呵！若要生生存底臟腑說給他聽。

於是要用那頭腦通過最後的牆壁去搜尋——並不用這頭腦——進「別的世界」。

但是那「別的世界」，是善隱藏於人的，失人性，非人類的世界，是一個無上的空虛；生存底臟腑不告人，不得作爲人，

真的那是難證明全體，更難以言講，請告訴我，弟兄們，這萬物中最奇怪的，不是最好的證明麼？

是呵！這個自我有他底矛盾和紛擾最正直地言講本體——這個創造，意思，發展的自我是萬物底尺度和價值，

並且這個最正直的存在，這自我；是說着身體尚且利用身體，一任身體快活，發狂；以及拍飛破羽。

時常愈正直地研究去講說自我；愈研究，對於身體和大地，愈行

禮儀及恭敬，

一種新敬佛教予以自我，教我向人們……不再信任一大頭腦，可進入無上物品底磁石中，但自由地帶之於世上的頭腦，予大地以意思呵！

一種新願教我向人們：去選擇從的那條小路，並考證他——不再像病和死，像離開他呵！

他們想逃開他們底災難，並且彗星對於他們太遠了，於是他們歎息道：「呵！有條天道從此可達別的存在和幸福呵！」於是他們自謀「所行的路」並血濺噴！

向——們身體底範圍以外，現在他們想自選去這個大地；這些忘恩的人，是爲其體他們負電遷徙的騷動和喜悅吧？對他們底身體和這

個大地，

百拉杜斯特拉對於病人們是溫和的，真的，他不憤怒他們底安撫和忘恩的形式，他們可以漸愈，制勝，並自造較高的身體呵！

而拉杜斯特拉對於一個貴重而護着它底幻想的漸愈者，決不憤怒，並那夜半圍繞它底神幕的；但是疾病和病徵尚存在它底河中，

許多病人在那些歡樂人中間，在上帝甚覺可憐，他們熱烈地只恨閉辨人，利颯行最後者却是正當的，

他們每後願黑暗時代；那麼，真個是幻想和些異樣信仰，狂喜的理由是們上帝，疑誠是罪過，

我狠知道這些們神的人們他們主張信仰，說疑誠是罪過，我並且很知道他們自己是最信仰者，

真的不是在「別世界」和贖罪的血點；但是在他們最信的身體中；並且他們自身對於他們是本體，

但是這在他們是病識，並且他們歡喜揭去他們底皮，所以他們注意死的傳述，他們自己傳述「別世界」。

我底弟兄，不如注意健全身體的聲音；那是比較正直且潔淨的聲
音，
這健全身體正直且純潔地言講，完全和正方；並且說明這大地底
意思，
而杜斯特拉這樣地說。

俄國之革命與文學(續)

海臣譯

又政府慮勞動組合將發生危險與戰爭，設良好之計畫，其結局頗
稱高價。莫斯科之秘密警察長薩巴托夫，造出各種勞動組合，大規模
的，使開始同盟罷工。工廠之主人，以指導者被警官逮捕，僅一二日
中，復行邪惡之事。秘密警察伴作此風，爲後來利用反對之革命，先
得勞動者之信用。但失其所望。一九〇三年。總同盟罷工，最初宣傳
於聖彼得堡，其次宣傳於哥加薩斯。此不僅對於資本家，大規模的，
爲政治的示威運動以恐嚇。勞動者，因學生加入，得各方智識階級之
同情。同盟罷工，急速開始，但因社會民主黨之命令而止；然政府以
勞動者中之反革命運動，無補於事，得有益之教訓。

官僚政治之最卑怯之企望者，對於此時地方會議之企望。戴程斯
托堡，與農奴開放，同時成，爲進行監督縣之利益，假裝某種和的地
方自治團體。地方會議，除極少之例外，彼等政治見地爲自由，不拘
束於中央政府無意味之限制，增進人民之教育衛生，得高尚之成果
。要求緩和的程度之國會，亦被拒絕，遂放，或遭投獄之憂患，一九
〇三年，政府廢止地方議會之選舉權，現在之官吏，有不正當行爲時
，提議以政府指定之人代替。全地方會議，一同辭卸，任如何之勸誘
，亦無效力，卑屈的教員，醫生，統計學者，農政學者等，亦來占領
其空位。茲亦爲專制政治之全失敗。而得羅利斯托之喜托拉，切斷一

頭，現今智識階級，勞動者及地方議會，將抬出三頭來。

在此等紛糾中，與日本之戰爭，爲阿乃克斯大公及宮廷奸黨之
個人興味而開始，其失敗之主要原因，人民不能欺，均不承認，故反
逆先發於陸軍，後起於海軍。同盟罷工，比以前更大規模的開始。地
方議會，要求改革。政府與多數之對手，非常奮鬥，終遂讓步，一九
〇五年，十月，俄皇發表宣言書，召集第一次議會。當此之時，政府
又恐人民起一致之行動，取其和防手段，鼓舞勇氣，破其言論，故第
三次議會，不過大地主及智識階級保守派之政府黨爲代表耳！

故其革命，再歸失敗，人民苦於無限之壓迫，經容忍之時代；此
時霍海恩支奧乃爾及哈布斯堡魯格王家挑戰，俄國民全體崛起，恰如
拿破崙時代以來，寂靜無事。突然之間爲俄皇追放之自由主義者，始認
專制政治爲有益於國家。即無政府主義者之克魯泡特金，對於軍國主
義之德皇，爲俄羅斯舉國一致而憎惡之事。亦欣喜而特表同情。又專
制政治之首敵巴魯支也夫，返還於俄羅斯，示表爲其母國，願隨從征
德軍。俄羅斯政府，百年間不能解決之事，德國歡迎問解之。然俄羅
斯革命的精神變更乎？智識階級，覺悟其謀叛之愚乎？勞動者忘却同
盟罷工與政治的理想乎？否，決非此也。若政府挑唆其憎惡，不醒悟
其統一國民之良策。則戰爭終了，彼等再歸其公敵耳。

然而政府，亦不信其爲一時之賢，假使國民，更加嚴肅，則容許
議員之選舉權，更開始重大之改良，但此舉國一致，果何故欺？德若
戰勝，則普魯西之羅馬諾夫王家之暴亂，無組織的暴徒，將取於俄
國國民，爲其偉大的危險之根源，因屬閉瞭。現戰爭遲奉皇帝之德國
，舉國一致者，因一切之自由發榮權，非人民所有之故。俄羅斯開權
若成完全之組織，則對於其自由，一切之可能性，消沒於一世紀之開
賦？俄羅斯若勝，則返歸於以前之混沌狀態。而國民遂可贏得其個人

的自由。革命成功乎，殊可疑也，但十九世紀之初，在少數之士官及智識階級中的立憲的思想者，今已在多數之勞動者及學生中，了解之，傳道之，而農民與叛逆及最近十年間軍人之背叛，政府使用為無賴之徒，及卑屈佞人，到底不能免者，如火之明，然現今之事，在何月之後，還未見及也。

因果

(續)

枚玖

說起來也怪；他不慊了，他卻大賭起來，又學下特別賭技，贏得錢也不少，有一天他又尋思道：「我贏得誰的錢，還不是自家兄弟的錢？為甚麼叫他們傾家破產，賣子售妻，甚至於懸梁投井的也有，我心怎麼能安呢？呵！地獄！」索性停了賭博。但是剩下的錢，他還是不給旁人，他有他的道理，他以為他自己一有錢，便想作壞事，一作壞事，心裡便要不安，把錢給了人，人拿去一定也作壞事，他心裏更覺不安。

這種想法，倒和龐居士差不多。那麼可以學龐居士把所有認為塵勞的財寶，裝載起來，一齊沈向洞庭湖裏去了！他卻沒有這般決心。不然拿出來給社會作些大公益的事件，他又沒有那樣魄力！

拿錢經營商業去發財，他也不喜歡，開工廠：烟草公司？是毒人軍！建築公司？也不過替富人造些高樓大廈……：想來想去沒辦法。

他仍舊作他的守財奴，但他說「我，得不害人，心裏安然，這就是天堂了，管不了許多，」因果先生，從此成了個消極道德家！

過了十多年，世界上人類，忽然宣告廢棄金錢。這位因果先生聽了，倒也沒甚麼煩惱。因他多年愁這錢，沒正經用處。這一來豈不清

爽，於是他把金銀銅等，化作器皿玩品使用。只是剩下那些錢票，沒用處了，他便拿着那些廢紙鈔票擦屁股。有一天他對朋友說起來。那朋友想起他前多年的三世因果話。便笑道：「這是你前一生沒用擦屁股紙的報應，所以教你今生鬧掉一下」，他不覺得又恢復原狀。念起舊因果律來，

他心裡便道：「這也不算稀奇，天地間有一個有，便有一個無。有家庭，便有無家庭。有政治，便有無政治。有金錢，便有無金錢，有人類，便有無人類……」他頭昏了，見了人就要發一種奇問：「……先有有麼？先有無？」

☆

☆

他瘋了，因為廢棄金錢後，有好些因果律，他算不清楚了。第一就是兒女債的問題。他說「世上沒有錢債了，那裏會有兒女，豈不是滅絕人種麼？不怕不怕！還有米鈞夫妻，酒肉朋友。呀？那兒話，還有情，還有淚，還有血！」

血！戰血是沒有了，因為廢棄金錢，兵備也完全沒了，然而屠獸場，賣魚市，還有血淋淋的，某哲人講，「世人全靠著死亡，生活」歷史上的大人物，以殺人為生活的有多少，不用提了。至於這因果先生，他早奉素食主義，講甚麼血？大概他為其他「肉食者」發了這個慨歎罷！

(未完)

韻表

一夕

寒風襲人，月華滿地，正是一個冬天的夜裏。倚着一顆落葉的長槐，站着兩個女子，就是我的妹妹和我。我們正討論一件事，還是我們當討論的事，但不關係我們自己。

她說：「大姐姐是可憐的！」大姐姐是我東鄉的女子，是我們的

好朋友。

她說：「她絕不是得珍的人，看她的模樣舉動，怎麼就會不長壽呢？」

我說：「她的性格在我們同學裡是少有的，我們又少一個好相識了！」

她說：「她若不是出聘，也落得死在家裏。」

我心裏轟起一片悲哀的情感來。

我想：「她若不是出聘如何會死？」可是我妹妹不明白這道理；她只是落淚，我也陪她落淚。

我的哭和她的哭不一樣；她只是想她的朋友，是可憐的；我的心却全不在此。

我想：「她是到底爲甚麼死。」今年春天，她的表叔，到她家去，和體父親，提體的親事。不知怎麼就成了！不知怎麼的，過了暑假，便在學裡弄她出來，送到婆家去。

我記得她出聘的那前一天，拉着我的手說：「妹妹！我永遠不能和你一處讀書了」便淚下如雨，竟像是死別牛離。我逗勸她：「大喜事，不要哭了！」她說：「甚麼喜事！只是他們的喜，不是我的喜。妹妹！我們是從小的姊妹，幾年前在一處玩，沒有不說的。今天我和你不妨放開了這面皮。……他們這只是要我死，書不讓我讀了，硬硬的送我到一個沒人烟的地方去。……我便去！我作踐了我的身子，也省得成了他們的心病，說甚麼『女大不中留』啊！」

她的話果然應驗了！作踐了她的身子。她難道願意？是誰害的？她在婆家半年的工夫，她絕了幾回食，又不添衣裳，夜裡不蓋被，體和體致甚麼大氣。

她已經死去了！我的淚應該爲體流的。可是我呢！我也是個女子！呀！鬼死狐恐，物傷其類。」她是我的前車，讓她比着，我怪害怕

的。想到這兒，把一副哭腫的眼淚，換轉來哭了自己。

那時的北風吹得正緊，槐樹上落下許多槐子。我的妹妹，倚在我懷裏，哽哽咽咽的哭，我低着頭，一面理體的髮，便將這眼淚都落在她面上。月光照得樹影參差，鋪滿了地，兩副淚臉和着一片切切的哭聲，想來又是好看的。

我最後想：「我的父母，或者不至如此？」誰讓我是個女子，我只好如此想了！

我的母親過來，叫我們睡覺去，口裏却喃喃的：「十好幾的閨女，半夜裏跑到後院哭去，成甚麼道理！以後到了婆家，人家也許你這樣麼？」

科學淺識

肥皂何以能洗去污垢？

要知肥皂何以能洗去污垢，必須先要知肥皂是什麼成分。就其主要的而言，有硬脂酸鈣，和脂肪酸鈣兩種。因為這兩種東西，一遇了水，就將一部分的水，分解成少許苛性鹼。這苛性鹼能和皮膚上或衣服上污垢裏的脂肪油類，化合而成一種不溶於水的東西，脫落水中，因而污垢也就去了。但是肥皂若遇着硬水，便不適於洗去污垢。爲什麼呢？因為硬水裏面，含有鈣鹽等的鹽類（平素蒸汽鍋內部所結的白層就是鈣鹽等的沉澱物）能與肥皂化合而生硬脂酸鈣或硬脂酸鈣與脂肪酸鈣或脂肪酸鈣物，浮游於水面，爲不溶於水的白沫，能減少除去污垢的功效。所以用硬水洗滌，就得多用肥皂。

普通洗滌所用的水，大半出自礦泉中不能沒有少許鈣鹽等混在裏面（就是硬水）。所以平素用肥皂洗滌時就發生許多白沫。

爲什麼煤油燈必須要用單子？

聯天

空氣中有種氣體，叫做養氣，能助燃燒。無論什麼東西燃燒發火發光。都是因為與養氣化合的緣故。燈之燃燒（電燈在外）也是由於養氣，養氣不足，就不行了。你看那煤油燈，必須要用罩子，不用罩子，就發黑煙微細炭粒！那就是表現養氣不足。倘再加上罩子，炭又完全與養氣化合而成氣體，復能燃燒發光亮火焰！油燈發黑煙發生火焰，都是由於先受熱分解化為氣體。——現在大家必要發生疑問，罩子與養氣有何關係，為什麼加上罩子養氣就可以充足？這個也有理由，聽我慢慢道來：傳熱法子中有一種叫做「對流」，譬如水壺，從壺底上加火，壺中下部之水熱了，就上升到壺的上部，這個原理是因為熱漲冷縮，熱的時候比冷的时候比重小，所以就上升。空氣也是這樣，現在加上罩子，就是利用對流的作用，罩中之熱空氣上升，從罩子上口跑了，即有冷空氣從罩子下口補入。再熱了，又上升從上口出去，下口又有冷空氣進來。熱出冷進，新陳代謝，罩子中常有新空氣，所以養氣常充足而燈自能光亮。這就是用罩子之理。大家現在必定又要發生疑問為什麼小油燈不用罩子就可以的？那是因為燈焰小，並且小油不易揮發，如果你把燈焰開大，他也要發黑煙。

自由談

附

夢寐
昨夜工作既畢，取余鐵殼手錶看看，哦！已三時有半矣，諸君試猜之，在報界作事。三時餘方才就寢，是何事呀？編輯嗎？噯！不是，那些先生到此時想早到溫柔鄉安樂窩裏去了，閉言少叙，但說我手托着我那黑且老的手表說：

「鑿啊！你真是我的好雇傭啊！你的全體真是鋼鐵鑄成的嗎？我用最少的工資，雇了你來，這十來年中，你是一時一刻沒有停止過，我是很擔心的！我今天對你宣言，你的工資是永久不許增加的，每天我只指

揮你一次，至少也須給我二十三小時的工作，你算終身是我雇傭了。你對我的工作倘有停止，你可不要責我無情啊，我是要求強有力的工匠用武器治你的，把你身體完全打開，切硬由他們辦去，我是不加愛護了，慎之啊！慎之。自己說完未免好笑，也就睜眼入睡鄉了，忽然覺着我那錶，仍在手上托着，並不唧唧的發音，彷彿是說：苦啊，主人！饒了我罷。罷工，我是天胆也不敢的，我這細弱如絲的內部加上這十幾年的勞苦，差不多成了殘廢的東西啦！實在經不起那般無情者的蹂躪啊！我全身雖是黑的，可不是由美國來的，老實與黑奴不同啊，就是黑奴也有遇見「林肯」的日子，難道說我就永久沒有休息的日子嗎？主人哪，我敬告你知道，你如果逼我太甚，你須知道「人急作反，狗急跳牆」啊，我惟有犧牲我身體的全部，與你作最後的對待，就是我不幸被那些無情強有力的治裁，但是你也遭一番損失啊！

我聽他這話，就說道：「莫非你要宣告罷工嗎？要我增加工資嗎？」他說：「那兩層是不敢的，不過現在勞工神聖，我們這般苦力，也不該休寂無聲，使人笑我們無知無能罷了」，他似乎向欲往下說，我不覺「無名火起」猛力向磚地擲去，拍的一聲把我驚醒，呀，這一回可壞啦！我手腕子兒擰錯了，在磚上取過錶看看，恰是兩針相對成一直線，隔壁鐘聲噹……已六句矣。

小 通 信

亞平：請告我你的通信地，民聲已寄往浙江，寄與我信時，可由編輯轉交。
宋仙：寄去的信，收到未？
之孝：來函悉，國風已寄上，收到後請覆。
樹庭：稿已接見，學隨可以單定。

賴忠